

著名画家梁照堂： 怀念恩师杨善深先生



■梁照堂《黄河人》208cmx528cm 纸本设色 2000年

又是一年教师节，不禁又再让我怀念起恩师杨善深老师。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与他相识到2004年他驾鹤西去，一直得他的教诲并保持密切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他把我既当作他的学生，也当作知己，常常无话不说。

杨善深很儒雅，常穿一身旧式长袍，文人味重，很有文人气。我听他虽也讲革新，但更多讲传统承继。他与岭南三杰“二高一陈”和岭南四家的其他三家不同的地方是，他尤为强调传统，谈的多是传统，追求以书入画，追求文人气息，这些对我影响颇大。有评论评价他弥补了强调革新的“岭南画派”在传统中的一笔。在上世纪70年代初，极少有海外画家回国写生的时期，那时他就经常去西北、江南、赣、桂、鲁、川等地方写生。

我当时年轻，不时听到他的艺术行踪话题。

记忆中，他是一位性情儒雅怡静、言语较少的文人型画家。但一次在我的画展上，他却对其他人和媒体说了不少对我作品较高的评价，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记得他第一次对我的书画提出看法是点评我的书法，“你的书法跟高剑父的字都求苍辣，我很喜欢，也向这方面追求”。从此我们的共同语言愈来愈多。

那时候我在艺术上虽然说学有“小成”，但他毕竟是我敬仰的大家，所以我每次都希望能得到他在艺术诸方面的更多教益。在2002年，我在广州艺博院的个人画展，他专程从加拿大赶来参加，

个展的前夕，他说，我俩也是师生关系，但还未行过正式的拜师礼。那时我受他教导教诲已经近二十年了，就在展览前几天，完整地补行了老式传统拜师礼。

杨善深虽然出身富家，家里条件算优厚，但平常生活很俭朴。他温哥华的家和香港的住所，空间都较大，挂了徐悲鸿、张大千的画与书法，他跟两大家都很熟，合作过一些作品，并挂在了家中。他喜欢到世界各地写生。他为人节俭低调，不少作品还是随意在有些剩碎宣纸的“纸头纸尾”上画的，还包括一些包装残纸，甚至碎瓦片上，他都画得十分投入。他对我说，依废纸因势利导，构图布势，化腐朽为神奇，很过瘾。而且每画完一张，常常就装镜框挂起，虽然没有托底的宣纸画面四处皱褶，

他却乐享其中。

还有一次，他画一幅画上两只鸡，画面雅净，当时正准备画植物背景，他问我意见，我说似乎不画背景境界更淡雅，最后这画他没有添背景，后成了他的遗作。他一生还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了书法创作上，更多研碑，也研帖，晚年倾力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万古常青》的巨作。

杨老师于2004年离开我们，之前身体渐差，有媒体委托我到香港与他进行一次详尽的采访，难得留下了他少有的很多艺术见解等资料。

杨善深是我的先师，在多方面对我都有较大的影响，藉教师节，我对他的缅怀感恩之情。

(梁志钦采访整理)

广东画院一级美术师黄唯理： 说说梁照堂老师

我的艺途中遇到过不少恩师。梁照堂老师是我艺术生命中的第一个导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陪同到穗治病的父亲由粤北山城连州转学至广州寄读中学。父亲为让我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人，达到“成才”“回城”等目标，四处为我寻找学画的门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带着病躯的父亲多方奔走艰辛打探下，终于有了机会。1978年夏天的一个炎热上午，在亲友的引荐下，父亲领着我带上几幅“作品”去到了位于广州人民路的广州市美术工作室，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名画家——梁照堂先生。当时他正在指导众美工绘制巨型户外宣传画，手里正握着大排笔，眼盯着满是格子的小画稿。从当时众多的招贴画、报刊插图及遍布全国城乡的户外大型宣传画中，我早知作者“梁照堂”这一大名，只是不敢奢想能见到他，并能成为他的学生（当年父亲认为我将来能在省城的电影院当美工，画大幅海报画并展示街头就是最佳的美术职业了）。梁照堂老师和蔼地接待了真诚向其求教的我们父子俩。万幸的是他同意了我这还带着土话音的“乡下仔”拜师请求。拜师前的几个晚上，炎热的天气与兴奋的心情使我无法入睡。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用自行车或推或骑，载着已是重病中的父亲一同上

门求学了。

学画地点位于广州市中心地带的万福路190号二楼，这是一座典型的广式中西合璧型建筑。

梁老师是当年少有的有教育情怀的大名家，慕名求教者众。每逢周六晚这里如大学堂，不同年龄的求教者围在老师坐着的教桌里外好几层，稍晚到者只能在几圈人群之外站着“遥望”。尽管如此，老师都会一一为学生点评作业然后才闲聊艺事等。

在谈艺论道上，梁老师有道不尽的话题，高见频出。难得的是上课期间老师一直保持兴奋状态且声音洪亮。对于“道”与“技”、传统与时尚、“大雅”与“大俗”、“厚重”与“轻快”、“深”与“新”等，他善于把这些高深的艺术理论及艺术传统与艺术规律等话题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并以言简意赅及风趣动听的方式阐述，每一次授课都令众听者如痴如醉，收获满满。

细观梁老师其貌并无“高人”相。他头发蓬松缺梳理、衣着简朴且少更替，鞋袜左右多不一致。记得有一回课后，我们父子与准备回住处的梁老师在楼下止步，梁老师一边为自行车打气一边兴致勃勃继续和我们交谈，打气毕正要骑车，老师却怎么也打不通车锁，经我提醒，他才发现旁边的那辆才是自己的车子，车子还是瘪了气的（还有，诸如常穿多或穿错衣服等类似的生活趣事、笑



■黄唯理及画友陈铿与梁照堂老师合作历史题材油画(1983年)

话）。也许，在梁老师的脑子里只有艺术才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我内心一直深深地感激这位个子不高、艺高识广、可亲可敬的老师。他从不以自己当时已是全国有名宣传画、油画大名家自居。令我感动的是，他竟然愿意与初学画的我（及画友陈铿）合作油画和连环画作品。这种寓教于师生合作实践中的独特教学方式让我深得教益（其中有不少的合作作品入选展览、获奖、刊发）。在渐入美术正道后，梁老师不仅给予

我画技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他的美学思想的影响，这是我艺术事业在日后渐入佳境的原动力之一。

去年初起因疫情不能及时返穗而一直身处大西洋彼岸的梁老师，仍然心系家国，常常用一段段道不尽的微信留言与我等老学生们作天地时差的对话，年近八旬的老师仍思维活跃思接古今东西——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课程在延续。

教师节、中秋节将至，愿与老师“天涯共此时”，祝愿老师长寿、安好！